

主编 胡晓明 彭国忠

本册主编 查正贤

江南女性别集

二编 上册

徐淑诗钞 晚香楼诗稿 在瓊室续集
芸萼阁剩稿 绣像吟 五真阁诗稿、自然
好字斋诗钞 听秋轩诗集 听秋轩中词

徐淑诗钞 五真阁诗稿 自然好字斋诗钞 听秋轩诗集 听秋轩中词
向月楼遗集 柳仙居稿 湘竹居稿 湘竹居稿 湘竹居稿
绣像小章 青寒阁集 小维摩诗稿 月重轩诗草 晚香楼诗稿
徐淑诗钞 晚香楼诗稿 在瓊室续集
芸萼阁剩稿 绣像吟 五真阁诗稿、自然
好字斋诗钞 听秋轩诗集 听秋轩中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本书获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4
本书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学术 中国江南研究”成果之一

江南
女性
别集
二编
上册

胡晓明
彭国忠
查正贤

黄山书社

整理人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程华平 胡晓明 彭国忠 王 静

王冉冉 杨 焄 查正贤 赵厚均

朱惠国

江南女性别集丛刊小引

我在《文化江南札记》中曾说过：“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出产不少人物，有许多豪侠义士、高人大儒、才子佳人、名姝国士，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恰恰同时显示了中国文化中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丰富多姿的江南文化孕育出大批的佳人、名姝，在明清的文坛熠熠生辉。曼素思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的数据显示，“长江下游”的清代女作家有2258人，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9%。长江下游基本和江南的范围相当，可见明清江南女性文学的兴盛。

对有清一代女性文学进行整理研究自民国初年就已开展，先后出版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单士釐《清闺秀艺文略》、童振藻《清代名媛诗录》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全书共21卷，收录女作家4000余人，而清代占15卷，作家逾3600人。其收录之丰富，无人能匹，堪称“女学之复兴，艺林之盛业”（潘景郑序言中语）。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的女性文学研究相对沉寂。当下，女性文学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的显学。美国、台湾地区已举行过多次“妇女与文学”、“中国女性书写”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产出了一系列的专著，如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思《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张氏才女》，孙

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清代女作家专题——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等。这股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也波及大陆。2000年5月南京大学召开了“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嗣后张宏生、张雁又编选了《古代女诗人研究》,昭示着大陆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进入新阶段。短短几年间就出版了几本博士论文:邓红梅《女性词史》、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段继红《清代闺阁文学研究》,大陆学界对女性文学研究已热情高涨。

目前,女性文学、性别诗学、地域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明清时期女性作家及其创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江南文化也得到更多的关注。但与这种研究局面颇不相称的是,明清江南女性别集的整理几乎无人涉足,仅有收录吴江叶氏诸女的《午梦堂集》、李因《竹笑轩吟草》、《徐灿词新释辑评》、吕碧城诗词文集、《秋瑾集》等寥寥几部经整理的别集面世。绝大多数女性别集仍以刻本、稿本、钞本的形式深藏在各图书馆中,这显然不利于学者研究利用,也不便于广大爱好者欣赏阅读。

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学科的师生,组织了集体的力量攻克难题。我们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地,选取了数十种明清江南女性别集进行标点整理,编为《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入选者多为较稀见之刻本、稿本和钞本,如戴小琼《华影吹笙阁遗稿》、刘荫《梦蟾楼遗稿》、濮贤卿《意眉阁诗词稿》等,皆传本罕秘,今得以化身千百。也有汇集诸本并辑佚的整理本,如徐德音今存《绿净轩诗钞》五卷、《绿净轩续集》一卷,整理者复辑得佚文6篇,诗24首,使其作品大略完备。凡此,皆可见本丛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足资

大家参考取用。同时,本丛书也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地域性的大型女性文学总集,必将有力推动女性文学研究和江南地域文学研究的发展。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将继续推出这部丛刊的续编、三编。欢迎海内外同行专家与关心女性文学的朋友,批评指正,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与参与中国女性别集文献持续出版的大业。

胡晓明

整理凡例

一、本书专为辑录明清时期江南女性别集作。时间以明清为界。其蒙元、金清之遗民，采取学界惯常做法，以为去取。地域以江南为限，即女性作家之籍贯属于江南，而非其所适及所生活之地在江南。

二、本书以稿本、钞本及印数稀少之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为主。版本较多者，择善而从。

三、已经整理出版过之江南女性别集，若不满足以下条件，概不重出：内容对现出之书有所增益，可资补遗；版本比现出之书精善，可资校勘。

四、古人出书往往不易，女性尤难，甚或有募刻、死后方由他人代刻者。故整理时，原书所有附录内容，如女作者丈夫或其他亲属、友朋之别集，仍样附入，以见古人伉俪之情、亲友之谊云。旨在存旧，并非不察而以女性别集属入男性之集自乱体例。但天头地脚处后人之评语，辄不录。

五、底本卷次，多数依卷一、卷二之次第，但或竟不分卷，而以体式编次，如古体、近体之类；或以年代标次，如甲子、乙酉之类。今一仍其旧。

六、底本作者署名，或书其氏、名、字、号之全或仅书其中一二；抑或书“某某室某某”，此或有乖今人尊重女性独立之道，但彼时女性自觉意识普遍不强，故为尊重历史计，概仍其旧，不

作刻意统一。

七、底本卷首，往往有作者亲、友等之题辞；卷中、卷末时或亦有跋语。凡此，一并录入。即其中语涉评论者，因是編集雕刻刷印时如此，异于天地头之后起点批，故为录入。

八、底本卷耑卷末，或有作者子女后嗣编辑校勘文字，抄誉、刻板、刷印之时、地、版权者之信息，今一并录入。

九、原文之唱和文字，往往随文附录他人唱或和之作，今皆依其样式，低二字录入。作者他文未录于本集者，见辄为补遗。

十、繁体字、异体字，径改为现在通行之字；但要以不害文意为先。古今字、通假字，则基本不易。

十一、底本之明显误字，径改。如包兰瑛《锦霞阁诗词集》卷五《古酝师来浙前呈拙作意有未罄续寄五律》首句“惟公敦夙谊”，“惟”显为“惟”误。他如“萧”与“箫”、“辨”与“瓣”、“摧折”与“摧折”等等，所在多有。限于篇幅，整理时不出校记，不加符号标识，读者谅焉。

十二、底本内容有误，包括逻辑舛错、语句扞格者，概不为之改易。

目 录

上 册

- 江南女性别集丛刊小引 (1)
- 整理凡例 (1)
- 徐烈妇诗钞 吴宗爱(1)
- 畹香楼诗稿 梁兰漪(79)
- 在璞堂续集 方芳佩(145)
- 芸书阁剩稿 金至元(193)
- 绣馀吟 冯思慧(207)
- 五真阁吟稿 钱惠尊(277)
- 自然好学斋诗钞 汪 端(299)
- 听秋轩诗集 骆绮兰(577)
- 听秋轩闺中同人集 骆绮兰(693)
- 听秋轩赠言 骆绮兰(719)

徐烈妇诗钞

吴宗爱 撰
杨 焄 整理



整理说明

吴宗爱(1650—1674),字绛雪,浙江永康人。教谕吴士骐之女,诸生徐明英之妻。有《徐烈妇诗钞》,又名《绛雪诗钞》,包括《六宜楼稿》一卷、《绿华草稿》一卷。有道光玉壶山房刊本、咸丰四年(1854)古均阁刊本、1927年影印丁芝宇手写本等。本次校点据道光刊本。书末附有作者《同心栀子图并启》及应莹《同心栀子图续编》。

叙

宇宙无端而有人，人无端而有我。自倬然顽铁付之，岂不曰：“我止此身，身外惟影耳。而影与我，苦乐、荣辱固不相关也。使我有身后名，亦与影何异？寂寞千载，又恶在影之是我也。”以彼猖狂之见，盖亦弗思耳矣。使人尽无影，则宇宙如长夜，即欲谋生前一杯酒，复何可得？虽然，须眉巾幅自爱其影，则又何暇长虑及此。今夫鉴影者于清流，有溷焉，从而告之曰：“是可以鉴。”其不皤然怒者几希。夫知溷之不可鉴，而独不爱其身后之影，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故夫自爱之至，虽使旷古无人影，而我之影终不可以落溷，如是而已。

余频年杜门养痾，值方寸岳起，辄摊卷观古人影。比尤苦不适，时复隐几。而吾友静卿氏忽以《绛雪诗钞》进曰：“是影大佳，子尝从而张之矣，盖更以当《七发》？”则亟起，整襟观之，喟曰：“诵其诗而见其影，贤如光案何庄艳如嫱，琵琶之声不下堂。才足以见赏于中郎，而无胡笳之十八章。其诸集众影之长，而破闺阁之天荒者乎？然何其久而弗褫也？往者庚子、辛丑间，东南多故，所在有碧血影，大都阳乌赫然矣，其不幸而等于就阴之灭者，复何限。吾闻长溪岭有影焉，曰金华营副将朱贵父子；乍浦一井有影焉，曰诸生刘东藩之女七姑。是皆皤然不辱其影者，须眉、巾幅一也。曾不数年，几于就阴而灭矣。余尝欲并赫然者勒为《人影》一书而未得，遂使顽铁笑人。乃以复于静卿氏曰：“子前以是钞一再刻为未足，意甚善。坠崖遗烈莫能问，吾当成子之美，无俾斯人之影就灭也。”因点次终卷，叙以付劄氏。

嗟乎！酒杯在手，磊块何穷？顾影徘徊，落溷可畏。言之长

矣,有心人当不以为笔荒而墨唐也。

咸丰四年岁在甲寅夏四月,长安散人许楣辛木氏撰于看剑引杯之室。

徐烈妇诗序

余官永康日，访得徐烈妇吴绛雪殉节事，求名人为作传，且播诸管弦，以表彰之。先是，邑人为余言，吴绛雪，邑之才女也。武义李氏藏其诗，倪明经兰谷梦魁为余借得钞本，知为东阳明经王虎文崇炳所编辑。虎文系康熙时人，曾撰《金华征献略》，载女史九十余人，而独不及绛雪，盖其时犹未见绛雪诗耳。此本殆其后见而录之者，故系以两跋，不及登诸梨枣也。夫世多以才女目绛雪，然其诗之几就湮没且如此，况乃捐躯兵燹之中，完节荒凉之地，志乘未载，传闻异辞，设非急为咨访，又安能传信于一百七十馀年之后哉？

曩者金华王君家齐刊绛雪诗，余曾为之序，亦只称其才，而惜其诗之仅有存者。及得闻其殉节始末，乃叹绛雪之传，无待于诗也。夫古今才女多矣，有以才传者，有不仅以才传者。以才传者，其人不必传而翰墨可观，则因其才而传其人。故诗愈多，才愈著耳。若夫奇节懿行，卓然自有千古，而吟咏所寄，虽零章断句，亦足以想见其生平。是因其人而传其诗，其人固不仅以诗传也。如绛雪者，有才亦传，无才亦传，而何必计其诗之所存者鲜乎？余既传绛雪之烈，因以传绛雪之才，则诗又乌可以不传？乃取王氏重刊本，属陈琴斋孝廉校勘一过，复序而梓之。

绛雪兼工绘事。其父士骥字骥良，娶邑东芝英庄应氏，故至今犹藏有绛雪书画。余尝从应榆亭诸生乞得《杏林春燕》画册，设色精绝，书法酷似董香光，其名印系仿汉铜印。盖国初人手笔，色色皆工，不徒其诗足传也。然皆绛雪之馀事耳，其不朽者，固在彼不在此。

咸丰二年岁在壬子二月下浣，桐城吴廷康序。

重刻徐烈妇诗序

永康徐烈妇吴绛雪，能诗善画，早寡守节。康熙十三年殉耿逆之难，海宁许户部楣为之传，海盐黄大令宪清谱为《桃溪雪传奇》，读者可得其生平已。所为诗有曰《六宜楼稿》者一卷、《绿华草》者一卷，又《回文诗》一卷附焉。道光、咸丰间初刻于金华，再刻于萧山。先后经兵燹，板片已毁，世鲜传本。桐城吴二尹廷康心焉伤之，将谋重付剞劂氏，而问序于余。盖萧山本即为吴君所采辑，而传奇之作亦由吴君敦迫而成者也。

夫烈妇之死，且合从容就义、慷慨捐躯而一之，其事固有足传者，然非能诗且工若是，世人亦未必艳称之。慨自粤寇之乱，妇女之死节者何限，岂遽不如烈妇？而往往湮没不彰，并其戚族乡党，几不能举姓氏，以别无文采可表见故也。然后知诗以人传，人亦未尝不以诗传。而是集之复事梓行，又乌可以少缓与？吴君年逾七十，浮沉下僚，而阐幽表微之志，不以贫老而少衰，其贤信不可及矣。

余独惜与烈妇唱和者有吴氏素闻，其行事虽无可考，而烈妇所与书中有“茵溷分途，菀枯异路”之语，意其遭际、年寿必远胜于烈妇。顾素闻之诗若画，世无如吴君者为之搜罗掇拾，今竟无传，则虽谓烈妇之遇难为幸，而素闻之未遇难为不幸，可也。乃后人之诵烈妇诗及《桃溪雪》者，罔不知有素闻其人，是素闻因烈妇而亦传，不可终谓之不幸也已。

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仲冬之月，无锡秦绡业序。

徐烈妇传

海宁许楣辛木

烈妇姓吴氏，名宗爱，字曰绛雪，永康人，嵎县教谕士骥之女，国色也。嫁邑诸生徐明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于闽，伪总兵徐尚朝寇浙东，陷处州，将犯金华。六月，游兵至永康，邑人群窜。尚朝令人宣言曰：“以绛雪献者免。”时绛雪已寡，闻乱，匿母家。绛雪之幼也，慧甚，多艺能。九岁，通音律。十馀岁，父教令作诗，诗辄工。尝代父与同年生倡和，服其精当。已知为小女子作也，乃大惊。善写生，间作设色山水，皆有致。绣回文诗镜囊，见者叹双绝。既寡，犹盛年，以才，故艳名尤噪。尚朝尝官浙东，故稔知之。至是，众议行之以纾难，势汹汹。绛雪念徒死将貽桑梓忧，乃慨然曰：“未亡人终一死耳，行矣，复何言！”贼得绛雪，喜，即出境，以两骑翼绛雪，行甚谨。至三十里坑，绛雪度贼且止营，给骑下取饮，投崖死。或曰其地近溪口，下有潭，绛雪盖投潭内死云。

永康故僻邑，绛雪死一百七十馀年，无能以文发之者，独传宝其诗画。其杂见诸家传记，亦目为才媛而已。道光癸卯，桐城吴廷康为兹邑丞，始询知绛雪死事甚烈，惧其愈久而湮也，为刻其《六宜楼稿》、《绿华草》各一卷，而俾余为之传。

绛雪既死，会总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尚朝踞金华之积道山，逾年卒破灭，不复犯永康。

许楣曰：余读《汉书》，至王昭君，未尝不掩卷太息也。汉当元帝时，单于衰弱，和亲特故事。又廷见使者，难失信耳。假令昭君如绛雪，吾知其出关必自杀以报天子。帝不失信，昭君亦不失身，于大汉光赫赫矣。终老绝域，哀哉！然昭君，人至今怜之，而绛雪之烈，因廷康之请而特传之，将以告后之为班氏者也。

国色是祸根，兼幼慧，尤是祸根。然一身遇祸，而一邑得全，其功大矣，不独完节胜昭君也。班书《匈奴传》叙昭君事甚略，乃史体应尔。然乌孙公主以宗室女下嫁，不书于《武帝纪》，而昭君一良家子，于《元帝纪》大书特书，孟坚盖深惜之。班书但有《外戚传》，范书创《列女》一门，最善，然殿以文姬则舛也。天子绛雪以昭君、文姬之长，而绛雪更能合孝烈、将军为一，千古无两，真他日国史之光矣。又记。